

新马文学丛书



夜正年轻

石君 ·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

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
(第二辑)

夜正年轻

石君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
TELEPHONE No. 63379552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新加坡180231邮区

丛书：新马文学丛书系列（第二辑）

书名：夜正年轻

著者：石君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国际书号：981-05-5607-1

出版日期：2006年4月

定价：新币：\$18.00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，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，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——《南方文丛》和《新马文艺丛书》之外，还筹划出版全新的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，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。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。

四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，因为嗜书如癖，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，日子久了，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，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，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。当时，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，尤其是对《南方文丛》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，如汉素音、杏影、连士升、苗秀、韦晕、赵戎、李星可、李汝琳，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，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，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，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如《星月文艺丛刊》、《新地文艺丛书》、《新马戏剧丛书》、《南国文丛》、《亚非史地论丛》、《南洋民间故事丛刊》、《史地论丛》，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、研究、史料、教育、美术

和音乐等单行本。虽然，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，但是，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。

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，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。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，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，陈先生老当益壮，精神抖擞，财力雄厚，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，决意东山再起，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。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，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，负责主编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出版事宜。

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岁月蹉跎，后悔莫及。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，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，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，充实并壮大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阵容，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！

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

忠扬

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

《夜正年轻》内容简介

- * 田心在《银河》里说：做情人好过做妻子；做知己好过做情人。
- * 石琳在《心牵》里说：不在乎天长地久，这不是艺术家应该说的话。
- * 简爱在《晚晴》里说 如果有‘来生’她依然希望做个真正的华人。
- * 方菲在《夜正年轻》里说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小龙可以向大龙学习。
- * 对于东方和西方的传统文学，音乐，舞蹈，美术，现代流行文化，石君都以深刻诗笔，广博的胸襟，写出她的欣赏和肯定。
- * 对于东方最新医学科技的发明，东方艺术家在西方的力争崛起，石君关怀赞叹。
- * 石君以诗意诗笔来肯定《夜正年轻》是一部灵魂绝不流浪，牵引读者去遨游古今中外，万里晴空的文化爱情小说。

目 录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银河·····	1
心牵·····	63
晚晴·····	99
夜正年轻·····	162
关于《夜正年轻》·····	187

银河

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空结雨中愁

——李璟

一

午夜，圣诞钟声自伦敦钟楼传来，清澈，悠远，平和地向举世报佳音。

我翻身下床，立刻拨个越洋电话给她。

“Merry Christmas, Sweetheart.”我自信声音是悦耳的，一如我的琴音。

“啊，哪一位啊？哦。贺颖先生。……圣诞快乐。现在是25号早上4点。……啊，好累啊！……”电话里传来她半睡半醒的鼻音。“我不是教徒，也没有这个‘洋名’。”

“谐音字嘛，挺好听的。……我也不是教徒，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只是入乡随俗。……对不起，我忘了时差，应该早一天打电话给你。把你吵醒了，你要怎样罚我都行。”

“天南地北的，怎样罚你？……吃了圣诞大餐了吗？吃火鸡还是龙虾？又是被哪一个贵人邀请？”

“没吃大餐。因为想着你会来的，你向来守信重情。我是一心一意等你来的，所以也没去参加交响乐团的庆祝聚餐，也没接受朋友的邀请。”

“对不起，要你过了一个寂寞的圣诞。对不起。”

“也没什么，20多年了，年年如是，有时只是应酬。我自己做的上海锅贴更可口呢！可惜你没来。你真该罚呢。……说真的，很想你，想你为什么失约。”

“那天在机场送别时，我也没认真答应你一定会来的。后来，倒真的想去看看你的，我在北京时连‘上好龙井’茶叶都买了。只是，只是后来有事，就从北京直飞回来，不去了。……你何必特地等我呢？啊，还没天亮，睡吧。晚安。不要浪费电话费了。”

“这不是浪费，而是需要。我要知道你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。”

“反正你明年要来演奏的，到时再说吧。”

“你知道我的个性。到明年2月多，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呢。”我急切地说。

“何必在越洋电话里解释这种小事呢？虔诚的佛教徒，我的解释没说就是说了。明年见。晚安。”她轻轻地把电话放下。

我楞在电话机旁。唉，这个女人！

二

上个月，我受邀到新加坡演奏并参与国家交响乐团作伴

奏，以庆祝新加坡建国 30 周年纪念。

我知道她会出席我的音乐演奏会，也会来后台探望我的。10年了，她对于我的任何一次演奏，都没缺席过，而且总是第一场就来，风雨不改的。

那晚演奏完毕，在后台狭小的休息室里，我正被一位钢琴老师顾小姐纠缠着。她像个初出道的小记者般，问我的业余嗜好，消遣，喜欢吃什么等等。我一面有口无心的回答她“喜欢打太极，喜欢吃锅贴，喜欢，……”，一面东张西望，盼望她的到来。10点半了，她才在我的望穿秋水中出现。

她的出现，顿时使昏暗的后台休息室门口为之一亮！

“我知道你会来的。”我望着她那身黑色紧身露肩长裙，胸前起伏着的高音符号别针，兴奋地说。

“当然会来，老习惯了嘛。”她爽朗的说，然后望着跟了过来，站在我身旁的钢琴老师。“我只是来打个招呼。你忙你的。”

“这位是顾丽小姐，钢琴老师。这位是你们国家的女诗人，‘Sweetheart’。”我介绍着。

“您好。”她向顾小姐伸出友谊之手。“我叫田心，也是老师，教书的。”然后转向我，“几时回去？”

“唉，一见面就问我几时走。……明天一大早，我要去云顶一趟。”

“我得上课，不送了。再见，保重。”她说完了，对着我身旁那位高瘦，面目无表情的顾小姐点点头，转身便走。

“我回去旅馆后给你电话。”我紧跟在她身后说。

“太晚了就不要打了。你也够累的，早些休息吧。要谈

演奏的事，我改天写信给你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你是‘夜猫子’，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。
‘甜心’，你得等我的电话。”

她微笑不语，只在下完休息室门口的几级楼梯时，转过头来向我膘了一眼，挥手离去。

我望着她窈窕的身影远去，忘了身边的人。

回到旅馆时已经快要半夜了。

“对不起，被拉去吃夜宵，现在才进门。知道你明早要上课，不多说了。只是希望你明天下午放学后来机场等我。班机在5点起飞。我一定要见你。”

“噢，你不是说一早要去云顶吗？”

“那是托词，我得摆脱一些人。明天下午一点，我在‘五月花’餐厅等你。”

“有重要的事吗？我最后一节有课。”

“是有事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事。……一点来不及的话，那么两点吧。”

“认识那么多年，都没去送过你。好吧，明天一放学，我就立刻赶去机场见你。听听大音乐家有什么大事要宣布。”她哈哈大笑着。

三

她赶到机场时已经两点15分了。黑色短靴，褐色长裙，米色薄纱上衣，浅褐色织锦小背心，步履轻盈地匆匆地走进“五月花”。

我把她全身打量一番，“我还以为是哪一间大机构的公关小姐呢！”

“怎么？教师就不可以穿着打扮时髦一些吗？注重穿着，表示我的心情愉快，敬业乐业啊！”她认真地说。

“那得看怎样的衣架子。”我为她拉开椅子。

“言归正传。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请说。”她端起茶杯，“啊，香片，好极了。”

我把饺子夹到她的小碟子上，望着她微红亮泽的脸，那纯真的表情，竟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说嘛，老朋友了。”

她扬起柳眉，眼神炯炯的，亲切的表情，使我一再张口结舌。

“我们相交10年了，有10年了吧？你还是对我那么见外。”她不解的望着我。

“我这次来新加坡，音乐界的一位老前辈给我介绍了一位钢琴老师，……”

“就是昨晚见到的顾小姐？唔，不错嘛。……你离婚已经20多年了吧？顾小姐是钢琴老师，将来可以和你夫唱妇随，或是来个钢琴双重奏，音乐界佳话呢。你不是常说吗，‘知音难寻’啊！也是新加坡的光荣呢。……先祝福你，第二度千里姻缘一线牵。”她站起来，向我伸出右手。

“请你坐下！你根本不了解情况，也还没听我说完，就连珠炮地废话连篇。”我没伸出手来，接受她的祝福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她吃惊的望着我，吃惊于我从没有过的粗声大气。

“在我来之前，我知道这里有几场音乐演奏会，我是从季刊里看到的。……”

“是啊，5位名家大师，11场演奏，真叫人‘三月不知肉味’。声乐，器乐齐鸣，真是‘绕梁三日’。尤其是那个‘东京 mandolin（曼陀罗）乐团’，主奏者是竹内郁子，整个乐团配合着她，几十个 mandolin 齐鸣共奏，纷华绚丽。贺先生，你别笑我孤陋寡闻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典雅，古意盎然的乐器演奏呢！还有，……”她兴致勃勃，滔滔不绝。

“你看，你不是教音乐的，可都出席了这些演奏会。她是教音乐的，问起她一些音乐活动，她却十问九不知。”

“那有什么要紧？顾小姐只要来听你的演奏就好了。”她慢条斯理的品尝着香片。“新加坡人都是这样的。学钢琴的人那么多，去欣赏演奏的人却不多。顾小姐应该是很忙吧，你何必在意呢。”

“不谈她行不行？我要见你，不是为了谈她的事的。”我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不谈就不谈吧。是你先提起她的。好吧，也该谈你的‘重要事情’了。时间不多了。”她为我殷殷斟上香片。

“孩子好吗？”我低声问。

“大学毕业了，在电脑公司做化机工程师，业余教钢琴。她昨晚是因为出席公司的岁末联欢晚会dinner and dance才没法来欣赏你的演奏的。我们哪一次没来呢？”

“我知道，谢谢你们多年来的支持鼓励。”

“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吗？请说。”

“12月学校假期，来伦敦吧。我带你去漫游。”我望着

她交叉地放在桌上的纤纤十指说。看惯了弹钢琴的女人那种结实但较粗钝的十指，我对那些闪着蔻丹光泽的十指，有特别的好感。

“不去了。女儿在英国读书，前年我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时，已经把臂同游过了。”

“来了伦敦也不顺道来看我，看来你有时是挺没人情味的。你不是这样的人嘛！”想起这件事，我依然感到遗憾。

“当时心情不好，什么人都不想见，游玩都觉得乏味，只是不想女儿扫兴才勉强去的。对不起，没顺道去看你。”她垂下眼帘，轻轻地叹气。

“就为了那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你知道？”

“你的离婚案。”

“是谁告诉你的？你几时知道的？”她感到意外地望着我。

“是小芝告诉我的。其实，去年低价你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伦敦上音乐课程时，住在小芝家里，我就听到了，只是小芝没详细说，我也不好意思追问。……案情进展得怎样了？”

“解决了，离婚证书在年中拿到了。分居10多年，花了几千块，总算搞清楚了。”她吁了一口气。

“他没提出抗议吗？”

“他能争什么呢？错不在我。真好，没有纷争，没有对簿公堂。他只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说他不出庭，为了我和孩子的幸福，他含泪签字他还说我依旧是他的最爱。最后抄了刘德华的《我要一生跟你走》在信里。真滑稽。”她说，有

些啼笑皆非，有些无奈。

“离婚离得那么‘浪漫’，真是小说里的情节。”

“啊，你叫我赶来，不是为了问我这件与你无关的事吧？”

“也不是无关，朋友嘛，关心总是应该的。……有些什么打算？”

“没有。‘心如止水不重波’，‘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井绳’。……第二次报告，你该进闸了。明年二月见。到时，我和女儿一定来欣赏你的《40年琴键生涯亚洲巡回演奏》的。保重。”她说完就站起来。

“我要送一样东西给你。”我从大衣袋里拿出一个卡带来。“这个人的钢琴流行曲还可以听一听。”

“哦。‘酒廊钢琴王子’的作品，还不错，可以消遣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为什么送东西给我？”她看着卡带的封面《Love Songs of Yesterday（往日情怀）》，不解地问我。

“认识你那么久了，没送过东西给你，倒是不断地收到你的作品，如今算是‘投桃报李’吧。我灌录的卡带，你都有了。知道你也喜欢听听怀旧流行曲嘛。更重要的是看上匣子上这朵鲜艳带露，永不凋谢的红玫瑰，一流的拍摄呢。希望你喜欢它。”我直望着她充满疑惑的双眸，说出我心里的话，“我是真诚的。”

她凝望了我一下子，无言的把卡带放进手提袋里。

我拥着她，默默地走向闸门。临进闸前，我在她右颊上轻轻一吻。“来伦敦过圣诞吧。12月20号，我在香港演奏完了，立刻赶回去等你。这是我第一次非常诚意的邀请。”

她没拒绝，也没答应，只默默的目送我进闸。

进了闸，检查了护照，我还给她一个飞吻。眼看她离开闸门口，我才继续往登机通道走去。

10年了，虽然聚散匆匆，但天涯也咫尺，可从来没像这次那么依依。

我是不是表现得太突然了？她能接受我那番如醇酒般的心意吗？也许我应该慢慢来，但是，人生的黄昏已迅速掩至，对她，我已经迟了多少年才献上我心中的玫瑰？她聪慧而善解人意，该明白我的苦衷的。

在班机上，我一反常态的不想演那晚奏的情形，不想听众的反应，不想记者们千篇一律的访问，更不想下一个巡回演奏的事，脑海里只是闪荡着她的眼波。

四

10年前，我应邀到新加坡去参与第一届艺术节的演奏。

曲终人散之后，正要离开后台时，一个穿着枣红色天鹅绒紧身长裙的女士，带着个身穿白纱裙的10多岁女孩，轻盈地踏进寂静的后台来。看来又是要我在节目表上签名留念的。我拿出笔来。

“贺先生，我是先令尊的忠实读者，小女是你的忠实听众。请签名，让我们做个纪念。”她拿出先父早年从法文翻译成中文的《萧邦传》，先父的遗作《海天书简》，请我签名。

女孩也羞涩的拿出个卡带来：“请签名。”

“这是我早年录制的《萧邦选曲》，早都绝版了，‘雨

果’公司正找我谈商，重新录制呢。你是怎么得来的？”我望着那个和她妈妈一样有着一双明眸的文静小女孩问道。

“是我的钢琴老师送给我的奖品。”女孩低声回答。

“她学钢琴学到第7级了。成绩还可以。”她为害羞的女儿解释。然后又拿出5本诗歌，散文，小说，艺术评论等作品来，“这是我的作品，请批评。”

“谢谢。啊，同是搞艺术的。我一定好好阅读。这是我的地址，以后有新作品，记得寄给我。”我在节目表上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。“对于我的演奏，有什么意见，小妹妹，也请批评。大家都是学钢琴的嘛。是不？”我微笑着。

我的话使女孩把头垂得更低了，我们相视而笑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我收到她的来信，字体劲秀，潇洒，豪迈，兼而有之。信很短，三言两语的谈到我那晚的演奏：

“听先生弹奏《Mozart Piano Concerto K482（莫扎特钢琴协奏曲K482》，安详，自然，非常之‘neat’深得Mozart神髓。但我更喜欢听先生弹奏‘萧邦’。说先生是Cortot(柯而陀)后第一人，实非过誉。”

寥寥数行，却使我阅读再三。说我是‘Cortot之后第一人’，经过那么多年的演奏生涯，这样的评语已‘不新鲜’，可我还是那么愉快。

过了几晚，我忙里偷闲的拿出她附在信上寄来的名片，打电话给她：

“收到信了，谢谢你的批评。”

“什么批评嘛？大师，你使我直觉得是‘班门弄斧’。很谢谢你抽出那么宝贵的时间来为我们的艺术节演奏。都说这里